壽櫟廬儀禮奭固禮器圖

儀禮奭固禮器圖第十　　壽櫟廬叢書之二

名山吳之英譔

覲禮圖

覲賓禮大宗伯賓禮入覲爲秋見在三此制入覲受賜並及同覲設方明之事儀

經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蓋遠郊近郊皆有勞遠郊勞畢從至近郊近郊勞畢則從至舍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有積侯館則遠郊路室則近郊也秋官訝士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逆送之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又

云及郊勞眂館將幣爲承
而擯謂王出勞于近郊則
小行人逆勞于畿畿遠郊
也覲據常禮王不親勞則
謂士在遠郊小行人在近
郊天官掌舍云爲帷宮設

帷門

旌門幕人云凡朝覲會同共帷幕幄帟綬經言帷標有旌言
門標有宮就路室侯館而飾之非次也猶今爲使館張具矣

冕服六圖

經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鄭玄謂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裨
之言埤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餘皆爲裨夫經言裨冕衣裨

可知袍衣冠冕非畢冕袞服義也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
玄冕朱裏延紐蓋冕上覆用木玄帛上朱帛下以衣木質延
長也訓前後少長垂覆爲飾玉藻記云前後邃延即謂前後
餘垂望之邃深紐所以縮弁屬武下垂左右俱屬焉弁師又
云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蓋笄以固
冕紘左屬笄首由頂屬右笄尾結之以固笄左右紘皆有纓
也又云諸侯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
玉瑱玉笄鄭以袞冕十二斿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九斿用
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冕五斿用玉百
二十玄冕三斿用玉七十二公冕九斿斿皆九玉前後同其餘
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三大夫二以次而降鄭意據本所當

服則旒玉數同下遞降者旒數降而玉數亦降此鄭解冕次也春官司服掌王六服有大裘冕服袞冕服鷩冕服毳冕服希冕服玄冕服祀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饗祀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希冕祭羣小祀玄冕公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孤自希冕而下如子男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鄭玄謂虞書以十二章作服周以日月星辰繪于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一曰龍次山次華蟲次火次宗彝皆畫以繢次粉米次黼次黻皆希以爲繡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冕服畫以雉卽華蟲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冕服畫虎蜼謂宗彝也衣三章裳二

章凡五希黹絺或作黹希冕刺粉米無畫衣一裳二凡三玄冕衣無文裳刺黻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此鄭解服次也今考經文鄭義多未叶也何也弁師云皆玄冕朱裏延紐又云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言皆則五冕所同東方朔荅客難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旒即斿是斿惟前有之在後無義也謂就末綴玉凡十二不謂每就十二五采玉者相間爲文不謂每就皆備五色王繅就與玉以十二爲節據鎭圭之數自大裘冕以下皆同無九七五四三之差也旣同冕而有五冕之稱者舉爲服目服配而成稱藏之有別不宜以一冕通冠六服嫌其褻故五冕皆先稱服以標之諸公自袞冕而下繅玉皆三采斿就玉皆九雖鷩毳希玄亦九

侯伯自鷩冕而下繅玉皆三采斿就玉皆七毳希玄亦七子男自毳冕而下繅玉亦三采斿就玉皆五希玄亦五孤以下不當同君經雖無繅玉二采之文以禮意等之當降矣孤自希冕而下繅玉皆當二采斿就玉皆四玄亦四卿大夫玄冕繅玉亦當二采斿就玉皆三三斿二就二玉爲無容故士無冕也稱裨冕者裨貳也尊大裘以其餘爲副猶稱偏儲耳鄭說冕誤矣說服又有誤焉何也周制尚文不容冕服反儉于前代以爲日月星辰旣登旂旗冕服嫌而不用則虎蜼俱爲彝器訓毳冕何以用之且山在尊矣龍在旂矣黼在扆與翣黻在翣與芾矣亦不宜複是無可用者矣夫大裘之服最尊襲服必備十二章公自袞冕而下知上當有十二章而經文

不具博䙝大裘裘必有表不應裼裘以祀上帝故玉藻記云大裘不裼鄭以裼爲親衣則嫌于襲爲裹衣不叶記裼見美襲充美之訓知大裘襲服十二章以下則皆各稱其形制而備十二章也次則袞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袞卷也荀子富國篇天子袾裷衣冕鄭衆亦以袞爲卷龍衣許愼說文云卷龍繡于下幅一龍蟠阿鄉上釋名亦云畫卷龍于衣是袞冕服但取十二章之龍上繪卷龍三下繡卷龍六前後同無襍飾矣文從公衣袞固上公正服但龍止九章天子之袞則仍十二矣次則鷩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鷩即雉說文訓鷩爲赤雉釋名云鷩憋也雉之憋惡者不可生服故畫于衣象人執耿介之節也此服上繪三下繡四前後同故取十

二章之華蟲華蟲得名雉者爾雅所謂五采皆備成章也王仍十二公仍九侯伯正服七章矣次則毳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毳毛也劉向說苑尊賢篇云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說文云獸細毛也即十二章之宗彝宗彝蜼也宗彝合聲爲蜼古人均緩長言之爲雨文山海經鬲山其獸多猿蜼爾雅蜼卬鼻而長尾知無虎者虎壯毛非毳義此服上繪三下繡二前後同王仍十二公仍九侯伯仍七子男正服五章矣次則希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希即絺黹紩精密之名蓋衣無繪但希繡于裳則黼黻耳知非繡他章者繡畫于希以玄冕繪繡俱無而黼黻則十二章之終又常飾所通用也其繡依裳下邊爲之上橫黼二行下橫黻二行前後同王

仍十二公仍九侯伯仍七子男仍五孤則正服四章也玄冕直以玄名則玄衣朱裳不繪不繡蓋取玄冕朱裏之義以爲冕服本質則王公侯伯子男與孤同而卿大夫之正服也前三冕用生物者公侯伯子男皆君也後二冕一繡一否者孤卿大夫皆臣也蓋天子大裘十二章備四時月數諸公九諸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二者固以命數爲節也不用藻火粉米者屬地之物猶之日月星辰屬天之物唯王大裘備焉餘則不能備天地之化也作繪絺繡之法亦唯大裘合于虞書餘則衣繪而裳繡不能據物爲繪繡則周法也弁師五冕而司服六服者弁師所掌爲辨爵等大裘襲服特用祀帝王暫用之冕同五服爲互起之文也今圖五爵裨冕三服而以

大裘冕服附說于第一圖裨有出裨原宜攷也耑希玄于三冕後雖覲稱裨冕意不及孤卿大夫以同得裨名既圖裨例不得遺二冕圖凡六冕服皆各據正服爲圖

附大裘冕襲服

冕服以王大裘之冕爲尊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
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裘之稱大以襲服猶諸侯視省
之稱黼裘鄭以大裘爲羔裘猶以黼裘爲羔與狐白裼爲黼
文也夫羔賤于狐狐又豈可裼羔黼裘蓋以表衣領裳各有
繪斧繡斧名之大裘用玄狐取天色外表襲衣十二章衣六
裳六上則繪當肩日在左月在右星辰繪斗在中山在斗左
龍在斗右夾之華蟲雉在斗下裳則絺繡中上宗彝蜼也右
藻水草也左爲火形中下爲粉米粉分也散米爲文米下爲
黼爲一列黼下屬裳邊爲黻黻繡如巿制有首有頸相聯爲
一列共十二章以襲大裘若謂經言大裘不言襲服則曰言
大裘知有襲服玉藻記言凡裘皆裼惟大裘不裼尚質也大

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以裼爲見美襲爲充美裼內而襲外也詩檜風云狐裘以朝不得謂但言狐裘即無朝服也

裨冕衮冕服

游就九

冕

衮冕公正服冕繅玉三采斿就玉九夏官弁師云諸侯繅斿九就據上公起例餘如王之事服

以龍章衣三裳六衣繪裳繡皆爲卷龍玉仍十二上六下六亦卷龍也

鷩冕侯伯正服繅玉三采斿就玉七餘如王之事服以鷩廣

裨冕鷩冕服

裨冕毳冕服

玉七

斿就七

鷩雉七

玉五

斿就五

毳蜼五

書十二章之華蟲謂雉也衣繪三裳繡四共七章王仍十二公仍九

毳冕子男正服繅玉三采斿就玉五其餘加于之事其服毳即十二章之宗彝宗彝謂之蜼衣

繪二裳繡三共五章王仍十二公仍九侯伯仍七

卅　裨冕希冕服

希冕孤正服繅玉二采斿就玉四亦玄冕朱裏或象笄青紘矣其服希希絺也黹繡之精也謂絺黹繡于裳希冕服衣無繪故

據裳繡稱名黹當裳中横二列黻在黼下亦二列列爲一章共四章前後同王仍十二公仍九侯伯仍七子男仍五

玄冕卿大夫正服繅玉皆二采斿就玉皆三大夫雖再命卿則極于三命冕尊在上應以卿命爲節也其服上玄下朱本



冕之質據其色亦得爲一章則前後等矣以是爲別于爵弁服矣春官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冕服盡于玄冕猶言而下者謂爵弁皮弁韋弁玄冠緇布冠之等則自王與公侯伯子男逮士故卿大夫如孤標冕始各異也服二章者降于毳以大夫命數爲制冕與服差爲兼見三命二命之節異命同服義當然矣

春官司常云交龍爲旂言交則兩龍蓋一升一降也又云諸

龍旗

侯建旗與熊虎爲旂師都所建別旂尊而旗卑也但上云王建大常下云孤卿建旜則諸侯通五爵皆同建旂下經云朝于方明之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旂固有別別于旐矣今圖九旂據上公命數爲例侯伯七子男五遞降可推

弧

木弓也六弓之二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有王弧夾庾唐大之名攷工弓人記言王弓之屬不言弧知弧同王

弓猶言唐弓之屬不言大射大弓同唐如王弓則往體寡來體多者也載弧標奉揚天子之威命不載矢示不設軍容

韣

說文云弓衣也月令中春紀云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少儀記云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蓋以韋為弓衣開其當弦處既納則紐之內則記云斂簟而襡之字從衣因通為藏器之衣名既載弧而又韣之示不以為用

經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斧依者蓋以木為質繡黼為衣下有足縮攷工記畫繢云白與黑謂之黼黼即斧爾雅釋宮戶牖之間謂之扆扆即依文從戶衣衣之蔽戶牖

斧依

間者因人依之又爲依耳明堂位記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不坐者諸侯有禮事當立受之不答拜故不答拜者朝覲所以明君臣之分也鬼神右几生人左几猶設左右几者通人道于鬼神行先王之典憑先王之靈以受之卽亦不敢坐也

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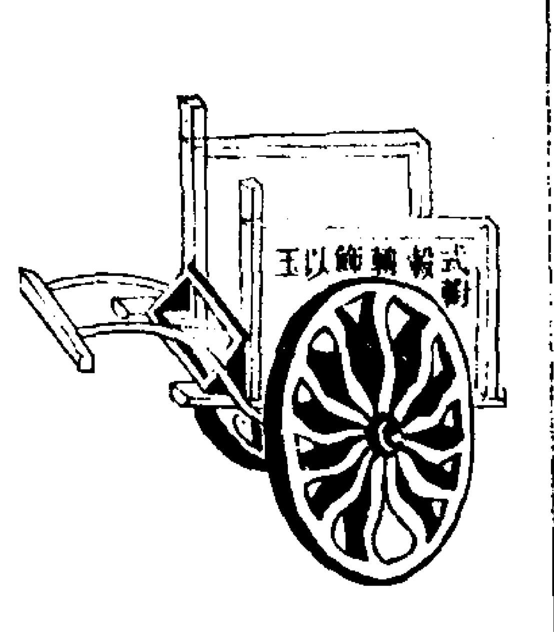
說文云屏蔽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屏謂之樹禮緯含文嘉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皆在路門內外

路五圖

經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路即車四四馬所以駕路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以田以封蕃國鄭玄謂玉金象皆以飾諸末革路輓之漆木路不輓漆之英謂玉金象革因以飾名但前之式左右之較與横木中當亦有之不得盡在諸末木路則漆以墨車猶塗不容木路同喪中木車其金象革之纓就以九七五降者當以封諸侯故為此制使同姓封皆視公異姓皆視侯伯四衛皆視子男也木路不言就數畧蕃國其三就再就可知也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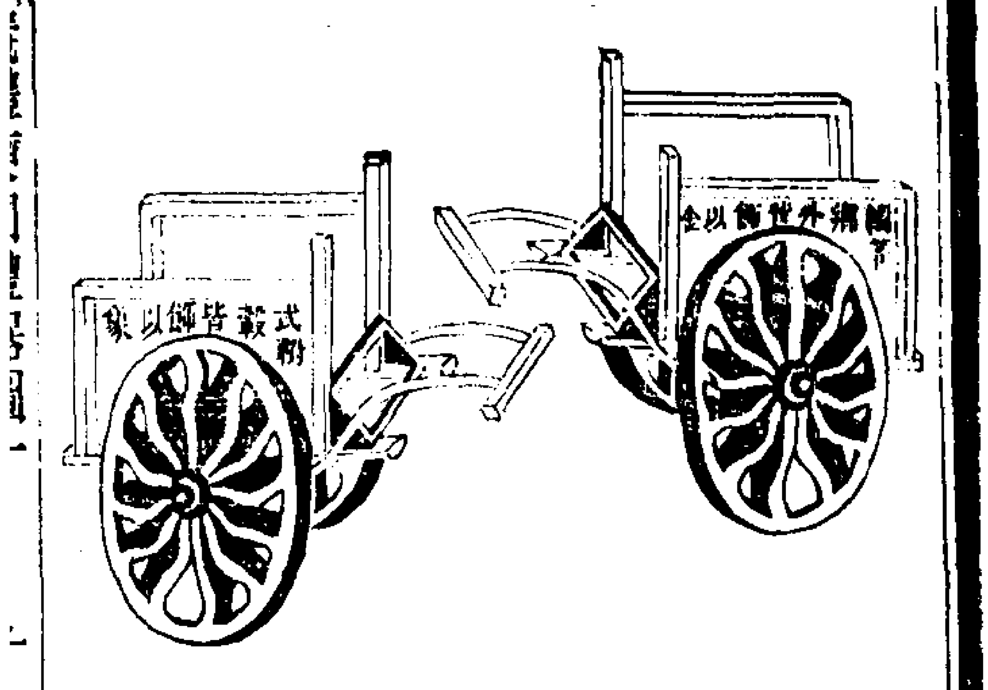
皆十有再就者偏駕不入王門諸侯猶乘墨車藩國將乘棧車可矣王專乘路固有別焉不得如裨冕儗君當以十二旒別之也猶賜之者使得自乘於其國雖輿服同賜制之有法用之有別矣坿圖玉路起四駕之所以備偏也

坿 玉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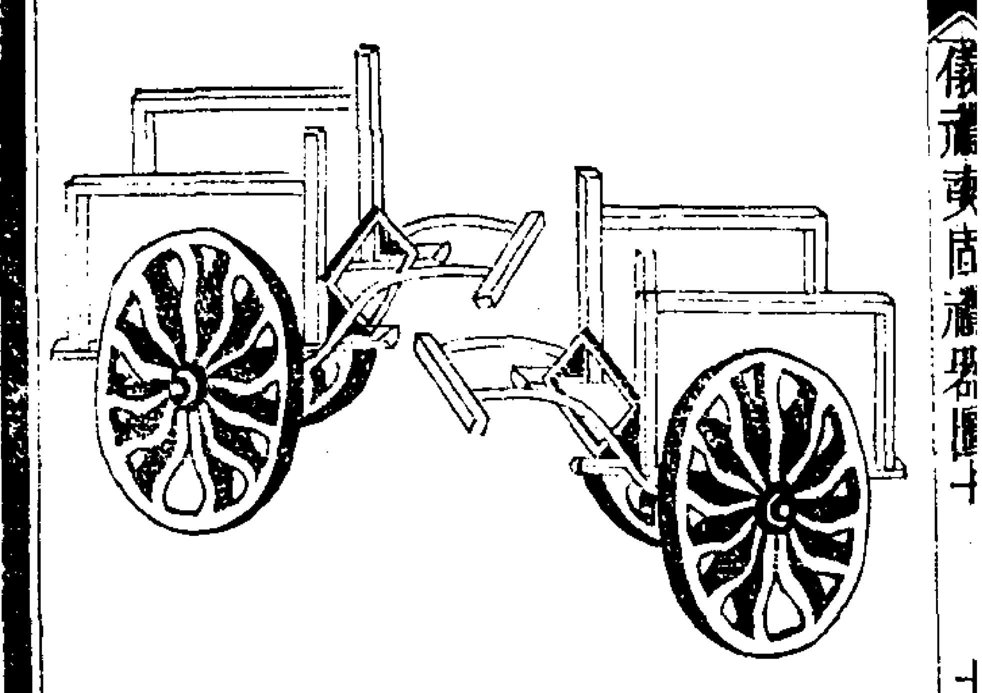


玉路式轛轂輢皆飾以玉王之專乘正駕也故四路皆謂之偏言得王供御之一偏

金路　　象路



金路者玉路之次式輢轂皆飾以金以封同姓來朝亦加賜之飾以象如金路以封異姓朝覲無過亦加賜之



輈式轂間當以革加漆焉曰革路以封四衛朝覲無過亦加賜之

木質漆飾不言漆路嫌近墨車以封藩國朝覲無過亦加賜焉

覲宮

北門
東門
南門
西門
加方明
深四尺
十有二尋

經云爲宮方三百步據宮言則壝地不止三百步云四門標四時所祀各有所出之門云壇十有二尋尋八尺共九丈六尺其廣也云深四尺蓋壇必三成每成四尺共丈二尺其高也云加方明于上者方明象神在野猶在廟示天子有所稟承也故凡門外禮畢反則祀焉蓋春朝日于東門外反祀方明而朝謂之朝夏禮日于南門外反祀方明而朝謂之宗秋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反祀方明而朝謂之覲冬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反祀方明而朝謂之遇經于覲後舉合諸侯之禮猶于他篇正禮後之屢出若支也

凡以時事而來特見者則皆受之于廟四不為宮于外春官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鄭玄謂壝土為壝所謂壇壝宮

方明

木方四尺設六色六玉

玄色設圭

青色設圭

南赤設璋

北黑設璜

白色設琥

黃色設璧

方明六方神明合而為一宜于分祀經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然則上下四方各染其當方之色刻而飾焉加于壇上神明之也天子門外禮畢反則祀

經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爾雅釋天訓旌旗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

大旂

曰旂說文作旂亦曰緫旐之旗沛然而垂蓋幅帛為之形從而狹春官巾車云王建大旂以賓覲屬賓禮當建旂云大旂者以丞旂从㫃聲緣巾旂然名其實大旂即旂王旂近大常故也春官司常云日月為常經云象升龍降龍知為旂旂象日月則又兼常制故大之鄭玄亦以為大常非巾車以賓之義也九旗首舉大常據王所建之至貴者言以旂異制知與朝之大赤即戎之大白田之大麾同在九旂外故更異其名曰大旂鄭據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

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蓋朝事儀之稱大常者以象日月名之實不能兼合賓禮餘若夏禮日秋禮山川邱陵冬禮月與四瀆如朝日法經特舉首例皆減其文

傅守中校勘

弟子羅紹驥繪圖

王用賓再校

壽櫟廬弟三子吳　鋌

儀禮奭固禮器圖第十終

儀禮奭固禮器圖第十一　　萬櫟廬叢書之二

夕山吳之英譔

喪服禮圖

喪服凶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說文云喪亡也從哭亡會意因喪制服名喪服內親自高祖至來孫爲九外戚有母黨妻黨姑姊妹女子子與所適之族爲六皆統於五服五服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而斬三等齊四等大功小功各二等總衰在其閒緦麻無異等記又出公子爲母之服爲妻之服大夫命婦相弔之服

斬衰裳

受冠七升說在聘篇聘君薨衰

經云斬衰裳傳云斬者何不緝也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言凡賅十斬又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

苴絰

首絰

經云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蕡麻牝麻尤惡故重服用之搹扼以擘指食指耑相交促物之名二指耑相

圍中徑一寸七分約苴絰大度因以下四服之絰帶由此差

也鄭玄以爲中人之扼圍九寸直據兩手合圍過大非度士
喪禮云要絰小焉言要絰明先有首絰言小明亦去五分一
即小紋帶耳首絰加于免要絰加于衰皆苴也故間傳記例
斬衰貌若苴也疏衰至緦麻皆牡麻絰斬衰絰始散垂既殯
絞垂疏衰樛垂大功牡麻絰纓小功緦麻固纓絰矣大功無
受章傳云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
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斬衰散垂爲哀重大功
無受者又以輕于齊絰變其樛垂見輕絰又云其長殤皆九
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殤之文質又在長中鄭以絰纓
爲重言大功以上有小功以下無夫斬衰冠繩纓齊衰冠布
纓非謂絰也以斬衰絰有散有絞齊衰絞既絞則無餘纓大

功變齊衰有纓謂綏之餘殤則纓垂故亦謂之纓經禮因相變見義耳傳以爲文鄭以爲哀甚乎戚也檀弓記云絰也者實也

苴杖

傳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小記云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則小搤如帶度其殺杖當杖輯杖去杖之節皆因時與事酌爲之禮

傳云苴絰大搤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

絞帶

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又云絞帶者繩帶也士喪云苴絰散帶垂垂長三只身絞而垂散也記云三日絞垂當承既殯言殯後三日也

冠繩纓

親始死子括髮有君命有大夫至免而出三日而斂成服乃冠當祖則免傳云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繩以持冠變吉冠之用組纓繩末絞麻曰繩合細縲爲叢曰纓名

纓非纓實散垂緌如纓條直也直屬于武冠武不別襍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右縫變于吉記又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畢网也約繩之名外畢縫耑在外取其惡士喪記稱冠厭厭小卑意言不以高大爲容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緦八十曰升受謂旣葬而易服冠升率倍衰升有奇升者從滅不從羸受新衰者據故冠而新冠輒加一升大小功不言冠受其冠倍衰其受差冠可知不言緦緦則吉冠無受也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

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此為男婦舉括髮免髽冠笄之相值也問喪記曰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又或問曰免者以為何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言童子當室緦者則當免以杖免俛也蓋以六升麻方幅為之切項鄉前俛然故曰免無縫工加縫焉故可以見禿

菅屨

傳云菅屨者菅菲也外納蓋菲一名屝麤疏屨名方言云屝屨麤屨徐兗之郊謂之屝菅白華也左氏昭三十

年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外納亦外畢意

倚廬

記云居倚廬蓋倚東壁之壁支木覆草爲廬而北其戶以外寢在門內壁北則廬當在門外東壁就主位北戶就隱不欲接人接事也又云旣虞翦屏柱楣寢有席則廬中茅莰無席又云旣練舍外寢舍止也外寢以內東壁爲寢因而堊之示新之又名堊室稱外寢者校正寢爲外鄭玄謂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則外寢亦是更作夫中門之外不當壘墼旣名之寢何必改作謂堊室必更作則玉藻記所謂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亦更作乎祥而居黝堊又更作乎加飾焉爾喪大記

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塊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為廬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于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于隱者為廬又云既練居堊室既祥黝堊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又云婦人不居廬不寢苫襍記云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又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又云君薨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

苫

爾雅釋器云白蓋謂之苫左氏襄十四年傳云被苫蓋則是苫一名蓋草之柔弱可織為被者

塊

說文云墣也蓋陶土爲枕形而燥之

布總

經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束髮謂之總比男子之冠傳云總六升長六寸則升數與男子冠同檀弓記云八寸標婦爲姑謂長度鄭玄云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

箭笄

傳云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爾雅釋草篠箭蕩竹之細者記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傳云惡笄

櫛笄也櫛蓋木笄此據在室故箭笄彼云有首起此之無首

喪服小記云箭笄終喪三年

髽

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檀弓記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髽挫也義取偏低從從直扈扈大故皆禁之

布袋

經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布帶齊衰之帶有緣者也緣蓋七升八升疏衰期章傳云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

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則白布質狹爲之緣耳必言布帶繩屨起公士大夫之衆臣有別于天子諸侯之臣有別于公卿大夫室老士

繩屨

傳云繩屨者繩菲也示皆菅菲之質而絞合微急故名輕于菅屨而猶重于疏屨

疏衰裳齊

經云疏衰裳齊傳云齊者何緝也記云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于適寸適博四寸出于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

袪尺二寸詳齊以標斬再言裳內衰外嫌齊衰可內削幅也
又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說在聘篇

牡麻絰

私喪衰
經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
削杖布帶疏屨傳云牡麻者枲
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牡麻絡
有章右本在上右陰也取輕于

斬蓋喪事始死仍吉小斂而免免而絰三日成服乃冠當免
則免皆有首絰

冠布纓

傳云冠者沽功也沽猶疏齊冠
疏功甚斬冠之不言功冠七升

條爲右縫內畢布纓袧布爲條垂之散本

削杖　疏屨　麻屨

斬衰章傳云削杖桐也爾雅釋木榮桐木用木不如用竹之惡言削殺苴杖不削取桐之聲意同父也亦齊心下本

傳云疏屨者藨蒯之菲也爾雅釋草藨麃說文云草名鹿藿也逸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與菅並稱蒯亦菅類

爾雅釋草枲麻郎三年章傳所謂牡麻者枲麻也蓋有實謂之

苴無實謂之枲齊衰以下用枲壯而有章稱麻者以通用專大名說文云與𣏟同葩之總名𣏟之言微也微纖為功人所

大功布衰裳

治在屋下故從广
適衰負版衽袪衣帶裳衽削幅之制皆如齊以其布微有鍛緝之力故曰大功傳云大功布九升記曰大功八升若九升間傳記曰大功七升八升九升七升上殤服八升中殤服九升正服傳言正服記兼中殤間傳緦言之

樛絞也樛垂不散垂傳據女子子之長殤絰不樛垂標斬衰

樛垂經

齊衰經樛垂也斬衰章傳苴經大搤左本在下約搤爲法據散不據絞凡經傳每因帶見經以帶即要經故諸章與經分言皆曰帶士喪東堂下饌服則曰要經云散帶垂即謂散要經之垂起經身固絞也云長三尺以爲帶之垂度則首經之垂約五分一耳又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凡經言麻之牝牡與本皆據經今言帶及之知稱要經爲帶云下本在左云散帶垂長三尺云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以饌服節爲成服節饌服在襲後小斂前既斂即服之故記云小斂既馮尸絞帶即散垂絞身之經也又云三日絞垂蓋士喪二日殯三

日杖于此時絞垂實在殯後一日故曰三日成服杖謂以前
倉卒免絰絞垂而襃乃杖故謂之成非謂殯前無服絰謂馮
尸後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此爲服始子
游所以賢于曾子者也雖君喪五日殯大夫三日殯而杖皆
在三日則絞垂亦當在三日殯後無變矣則三日成服達禮
矣斬衰苴絰杖絞帶因皆稱苴直以苴冠絰杖帶故傳以去
絰五分一爲帶立文疏衰以下皆牡麻絰布帶布亦牡麻惟
繩與織異工然仍以絰度爲差斬衰絰散絞之飾與帶同布
帶則皆垂纓自齊以下然矣傳云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
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經云其長殤
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纓絰卽不樛垂不纓絰卽

樛垂鄭玄斬衰章注云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垂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夫首絰圍首結之故有左本右本在上在下之分不得與缺項相似要絰即絞帶因斬衰苴帶與首絰同絞故亦可統名曰絰記云衣帶下尺則兼束衰裳止有一帶固不等于大帶居喪去佩亦無用象革帶爲也

不樛垂絰

不樛垂謂散垂散垂哀重而殤絰不樛垂者變于服成人以爲文不縟非爲哀也傳據九月長殤言

絰云其長殤皆九月纓絰謂上所出十五等長殤纓絰即不

纓絰

不纓絰

樛垂絰垂末之散曰纓長殤近冠九月歷三時嫌重故正殤制不縟其文絰云其中殤皆七月不纓絰謂上出十五等中殤不纓絰即樛垂絰謂絞身絞垂無餘纓也何以不餘示變于長殤也

說文云葛絺綌草蓋用小功衰升數而易以葛為大功三月後受服別于殤之大功不易服又別于小功正服殤何以不易已降也正服何以易哀殺也閒傳記云斬衰三升既虞卒

大功受小功衰即葛圖

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

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蓋居喪之道哀心以漸而衰服制因節而變因變而輕故有卒哭練祥之節有易受敘除之差有麻葛練冠麻衣之名非謂麻重而葛輕葛變麻麻衣變葛要以精變疏爲減衰裳變則帶絰變故練有除祥有除漸乎吉也兼遭他故則輕者包重者特同者兼服爲之大例矣小功卽葛與緦之麻同哀意同矣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穛大功正服九升受葛衰取小功中等

經云緦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緦衰者何以小功之緦也記云緦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蓋緦衰升數微多于齊

緦衰裳

衰而少于大功既葬則除月數不及大功故列大功下用小功之緦而升數遠少于小功故在小功上說文云緦細疏布蓋縗縷細而經升減之名但有牡麻絰著同大功則布帶麻屨同矣經云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云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蓋有接見之情不依從君之例此恩義差薄禮簡人尊之服故特為之制不入五服坿大小功間制如大功衰較大功衰加功又細故曰小記云小功十升若

十一升間傳記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于衣服者也鄭玄以爲有降服正服之分似也而經例未明蓋斬衰三年升數自無二等齊衰有三年有期有無受大功有無受之九月七月有有受之九月小功有無受之長殤下殤下殤不減月嫌近緦麻減其升數猶之減月有有受之正服則長殤十升下殤十一升正服十二升故三服升數皆有三等而緦麻三月則統以十五升去半猶斬衰之無異升也

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屈而反以報之記據下殤則正服斷本澡漚滌也屈而反報謂屈本反絞至幅邊

小功布衰裳

小功即葛裳

澡麻帶

澡麻絰

不使本間弱麻叢出斷本則不反報經言澡麻帶絰則澡麻帶澡麻絰也絰絞結于右有纓先帶後絰小功輕

大功正服受以小功衰即葛傳以爲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然則中間一升以即葛則小功即葛亦

間一升小功正服十二升卽葛當十四升不言受緦衰緦衰十五升抽半故徑以卽葛名

緦麻衰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鄭玄云緦者布衰裳而麻絰帶不言衰絰畧輕服省

文襍記曰緦冠澡纓大功以上散帶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記所謂大功以上散帶者因緦冠澡纓兼明大功以上冠纓與絰帶不澡小功冠左縫乃有澡纓布帶不散也然則緦者冠十五升布澡纓緦衰裳麻絰布帶麻屨也澡

刮凟之錫易也據朝服以抽者近吉之服以升數爲瘉緦衰也

麻衣

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曰公子則非適曰公子爲其母則父在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在大功

記補經耳練冠既練湅帛之冠父在厭也麻齊衰章之牡麻經麻衣滬麻作布雖不以衰名仍未全平布功間傳記云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素縞謂冠卽玉藻記所謂縞冠素紕既祥之冠練冠麻而麻衣量度于練祥間也縓赤黃色爾雅釋

器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縓緣祥衣而兼練
制檀弓記云練練衣黃裏縓緣上練謂練時裏謂緣中本質

縓冠

不謂麻衣爲表
記云公子爲其妻縓冠葛絰帶
麻衣縓緣縓色帛爲冠輕于練
冠爲妻降于母亦麻衣縓緣喪
服無更輕者也公之庶昆弟爲妻在大功記補公子爲妻文
耳亦既葬除之固不得過于母
澡其縷如小功無受之澡麻絰唯
用葛輕于麻當絕本

葛絰

澡其縷如小功不郎葛之澡麻帶其成布當絕本間傳記云

疏衰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鄭玄謂五分去一而四糾
之引舊說練而帶去一股
三糾之以爲同小功之絰

葛帶

夫旣云四糾安得謂之三重喪服惟斬衰絰帶用散麻易葛
除首絰帶故帶疏衰以下布帶斬衰傳所謂五分去一據絰
度差帶度聯言四服之帶皆據絰差所謂去據博狹言不謂
布帶亦當破而糾之間傳記云三重者謂屈布褶之三重爲
度因變爲飾起布帶之不重舊說良失鄭仍其失而正之乃
滋繆矣此爲妻服有厭固不當重其廣狹之度或卽葛絰差
去一分耳

免

記云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謂權爲之服免似冠代冠者也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鄭玄引舊說以爲免制象冠廣一寸小記又云免而以布蓋用疏麻布爲之斬衰之免六升齊衰之免七升免從冠升可知免之言俛哀深之服故袒踊必免猶有罪者之免冠然約以尺五寸之麻布爲圍中覆處爲屈邊梁圍鄉上代武納麻于中至後缺項處約覆頂之耑結之疏畧之制似冠非冠舊以爲廣一寸蓋謂屈武橫度但言之不詳制爲晦爾

記以爲大夫命婦相弔之服傳云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

錫衰



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玄謂治其布使之滑易錫不治縷哀在內緦不治布哀在外據傳則此實緦服以不事縷事布相反變名因作弔服制當如緦

惡笄有首

記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女子子適人者為父母婦為舅姑皆在齊衰不杖麻屨期章因不見笄制詳之傳云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說文云櫛梳比之總名梳下云

理髮也蓋理髮器用所摯榛栗之木爲之故笄用櫛木耶檀弓記云蓋榛以爲笄長尺是用榛也記言以髽固安髮之笄雖惡有首示變于在室女子子之箭笄無首

折首笄

記云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承女子子適人爲父母婦爲舅姑下重出則嫁複偏舉則不該

故稱子皆子也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終成也謂成子道所以成婦道內則記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與夫胖合而同體則當子于我所以事舅姑即人所以事我父母知我父母亦人之舅姑則當子然則終婦道終子道也故曰終之也姑死笄

惡而有首重者輕之卒哭笄吉笄而折首輕者重之相變爲

減爲人婦則于父母稱子不純于舅姑稱子亦不純記子之

者不純亦子也起在室之女子子全乎子

吉笄

記云吉笄者象笄也謂以象牙象骨爲之刻首焉

傅守中校勘

弟子羅紹驥繪圖

王用賓再校

壽櫟廬弟三子吳鋌

儀禮鄭圖禮器圖第十一終

儀禮奭固禮器圖第十二

書櫟廬叢書之二

名山吳之英譔

士喪禮圖

士喪凶禮也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首云以喪禮哀死亡凶莫甚于死亡故先之自喪暨既夕與虞皆死亡事始死而復含而襲小斂大斂而殯殺其制爲士喪禮若襍記喪大記所稱君大夫喪則因士喪加隆昔班固嘗譏推士禮至于天子之說執以爲例亶有違焉其可推者等之差也固不習禮未知禮意耳司馬遷稱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今篇數如舊是士喪故與既夕分也而士喪記在既夕篇後與他記例違則分記坿經者

失之余箸奠固自士處適寢至卜日主婦升堂哭者皆
止歸入士喪篇末今圖記自卜日以上

斂衾

衾複巾經云死于適室幠用斂
衾喪大記云始死遷尸于牀幠
用斂衾去死衣然則爲去衣故

幠用斂衾即襲衾以用小斂時緇衾之制得斂名鄭玄以爲
大斂所並用之衾小斂之衾當陳夫衣尸之節三襲小斂大
斂皆有衾襲一幠衾襲畢時云設冒櫜之幠用衾實即用斂
襲亦斂事也小斂陳一緇衾陳時稱緇衾不言數知惟一斂
時云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謂布緇衾卒斂奉尸俟于堂乃
言幠用夸衾知夸衾未陳然則小斂之衾不盡陳亦不得爲

始死之幠以名斂不名夷也大斂有幠衾有藉衾陳衣時云衾二斂時商祝布絞紟衾卒斂雖不云幠知同小斂之幠既當陳則不宜豫用爲幠故知斂衾近取襲衾葢始死幠衾沐浴時當徹之沐浴畢而襲不言布衾襲畢而冒乃幠知卽始死所幠小斂陳衣時云緇衾赬裏無紞斂衾制當如之喪大記云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惟衾幅無文大記又云小斂布絞縮一橫三又云大斂布絞縮三橫五絞以斂衣多寡爲廣狹衾無橫幅縮當如之小斂之衾縮當如小斂之絞縮衾裏各一幅襲衾當同其制若大斂衾幅之縮當亦如大斂絞縮斂衣多宜加其度襲衾不當如之

經云楔齒用角柶楔作支柱義記云楔貌如軛上兩末直名

角柶楔

楔狀非角柶質用角藉名耳說文
軛前謂之軛軛曲謂之軥軥謂之
軥制如軛而上其末宜支齒言末
于入齒宜兩末支左右宜軛之狀
亦前氏而衡後叩邊象其一耑轅輈平故變文曰上說文云
楔櫼也經稱楔齒記用爲名圖弁題楔

燕几

經云綴足用燕几綴猶繫屬之燕
安也便安之几不以將禮蓋無漆
飾春官司几筵云凡吉事變几凶
事仍几鄭衆謂變者變其質有飾
仍者仍其質無飾記云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則側置之足綴

几中橫維之木防尸拘不可㞕几面曰校校在南足鄉北宜
支足鄭玄謂梭爲几脛若然則几面在北面平豈可綴足耶

牀

帷

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
事旁曰帷亦巾屬帷堂則帷
南廉

說文木部牀下云安身之坐
从木爿聲許書故無爿字蓋
後人增入也當从疒疒下云
倚也人有疾病象倚著之形

蓋常寢于地加席病則牀乃席春秋左氏傳襄二十一年楚
薳子馮託疾以辭令尹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方言云牀齊

魯之間謂之篢陳楚之間或謂之笫其杠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間謂之兆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樺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或曰牖釋名云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

銘

某氏某之柩

名也題志之以表死經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經言半幅謂上緇長度用橫幅度則赬末長終幅亦橫幅宇檐西階上示將賓之檀弓記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

坎

坎陷經云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記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蓋爲將浴尸棄潘與巾

柶爪鬊掘之少西不全乎神南順爲棄者由西言廣輪深度示取給用而止南其壤鄉內揜坎宜鄭玄以甸人爲有司主田野者若比天官甸師掌耕耨王藉者然非義也蓋甸祝也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掘坎亦神事供役者儗之不備官也記云甸人築坅坎謂舉棄時坅洎也堅土也

經云爲垼于西牆下東鄉凡宮兩旁皆牆凶事反吉故西東鄉宜炊

垼

記云垼用塊蓋合燥濕土爲之喪

禮遽不敢華垼當作坄說文云陶竈囪也爲垼所以煮潘

新盆

經云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牆下盆說文云盎也攷工陶人記云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鬴卽釜左氏昭三年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蓋各乘以四四豆爲區斗六升四區爲釜六斗四升盆實二釜則石二斗八升方言云罃瓶爲之盎自關而西或謂之盆或謂之盎其小者謂之升甌新者冠盆槃瓶廢敦重鬲爲義送終之禮于是焉始不敢褻新而又濯更潔之造猶適于西牆下近垼

瓶　廢敦　重鬲

說文作瓶瓶云䍃也或作瓶蓋盛水小器詩小雅蓼莪篇云瓶之罄矣維罍之恥傳云瓶小器大方言云缶謂之瓿甂其小者謂之瓶

敦豆屬有足有蓋廢偏棄之名無足無蓋以盛含米取異生人用器

爾雅釋器鼎絕大謂之鼐圜掩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款曲也鬲曲足則鼎皆直足矣攷工陶人記云鬲實

五穀厚半寸脣寸方言云鍑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或謂之錪或謂之鉼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鏤吳揚之間謂之鬲說文云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然則鬲亦鼎以款足異名因縣重曰重鬲

明衣裳

經云明衣裳用布記云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緇純幕布者帷幕之布疏縷衣長下膝則短裳屬幅侈袂不辟裳取濶與衣稱轂足踝長及轂與濶稱縓赤色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綼卽綼說文無綼綼下云帛蒼艾色引詩縞衣綼巾云未

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緆或作綦旣云帛蒼艾色則布蒼艾色可假名也緆緆形近轉寫變耳緆易也簡易之義謂近內以緆色緆色枯次爲淺芽外博爲緇純示相變制異故緣異別于生人故曰明衣裳猶器之稱明焉爾鄭玄謂飾裳在幅曰緆在下曰緆飾衣曰純但他經言純不言緆緆非裳皆無飾也緆緆果皆在裳經當先緇純後緆緆緆乃衣裳敘顯終言緇純知衣裳所共先言緆先舉內飾緆緆又內緆緆故曰緆緆緇純他不言緆死者之特服

鬠

笄

鬠會髮也凡笄皆鬠名鬠異尸服經云用桑長四寸纋中桑聲同喪取用見義長四寸適髮而止纋纓

也綱也謂以䌖有所束也纚之所以滯髮中當髮處鄭玄謂纚笄中央以安髮義無適旨後人以爲側笄中使狹夫笄皆狹中耳纚豈側解哉

布巾

所以撿尸口經云環幅不鑿幅猶邊環幅裁幅圓之鑿者穴中値口備含不鑿者故巾而含顯大夫以上鑿恐人嫌其親士子親含無嫌忌也雜記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記失禮之繇賈蓋士矣

掩

束首之巾三服備襲無適冠故掩經云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說文云練湅繒也用帛者重首服

廣終幅揜乃足長五尺圍結之度析其末將周髻由項後結之鄭玄以爲將結于頤下又還結之項中曲依冠組之結則五尺短矣

瑱

用瑱象生時之有瑱詩鄘風玉之瑱也傳云塞耳也衞風充耳琇瑩傳云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天子玉瑱諸侯以石經云瑱用白纊說文云纊絮也死用纊因尸臥防重墜者不當耳檀弓記云練角瑱則居喪之瑱亦不用石

說文云幎幔也稱周官有幎人幎目所以蔽上面舉目則耳鼻可知蔽下面有布巾矣經云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組繫

幎目

緇　緇布方尺二寸蔽上面爲給以
與布巾同類不當如揜之完幅也
於裏猶下纁著著以絮取柔而厚
組繫隅設之將結于項以死者爲
面目疏矣鄭玄謂爲覆面然含時有設巾文後無徹巾文若
將加之巾上則當名幎面耳

握手

握手以爲拳實示送死無虛子無
憾心耳經云用玄纁裏長尺二寸
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玄表纁
裏水火之色長尺二寸上下出于手廣五寸出手廣度說文
以半爲闌養牛馬圈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廣其義猶固也

固中束中于握宜中不言度適人手為度旁寸謂所牢出手上下各寸則牢中之節也必旁寸備繫動移鄭玄讀牢為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今文樓為纋旁為方以解鬠笄纋中未明故以此文成之似笄用刀削此當裁時縫之者不知亦用絲束之故今文作纋方亦旁也如牢中約五寸加旁寸上下共二寸得七寸不牢者上下各二寸五則廣五寸者亦長五寸也襲時云設握乃連掔記云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手後骨起處為掔裏親膚則表親指繫上繫結謂合下繫約之

決

玦也象生時設之射者男子所有事猶明器之有弓矢也經云決用

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蓋生時決用象骨若玉若石死用棘王棘大棘爾雅釋木所謂終牛棘言正雄棘種多檡棘爾雅所謂棟棘赤棘言若防無王棘組在決開隅間坿決後隅繫巨指後節襲時云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麗擘謂組繫鉤擘飯反也反持由擘還結大指後節爲纊極綴耳鄭玄解飯爲大擘指本云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有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于擘表語亦繁而失緒矣

纊

極

用纊取柔不病指變于生時用布若綵二者前中各一後有組不更極鄭玄謂以沓指放弦其誤與大射儀解朱極三等

冒

囊尸總名經云冒緇質長與
手齊赬殺掩足既襲時云設
冒橐之橐削橐說文云車上

大橐爲橐引詩載橐弓矢是也上謂之質正也長與手齊冒
下易下謂之殺減也掩足者由足上至膝下掩上不適事故
短喪大記云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
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蓋綴旁爲交質
殺七五三者以密疏見等䘪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
襲以至小斂不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說文無𧙉字鄭玄謂古文𧙉爲緣古文是也今文因形近誤
耳爾雅釋器云緣謂之純說文亦云緣衣純蓋襲用三服全

同冠禮經云爵弁服純衣知惟爵弁用絲衣又云皮弁服知衣仍白布褖衣當玄端之次即玄端服玄端而曰褖衣者生時爵服用完質

褖衣

無緣襲時玄端緣故稱褖爵弁皮弁不緣者以玄端爲士之常服緣之示變生人亦無取三服盡緣也緣仍用玄色以間色近私褻服鄭玄謂赤緣謂之褖後人以爲爾雅釋婦人嫁時褖衣文今爾雅無此文未知鄭所據也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素沙鄭玄謂褖即褖字或作稅實黑衣進御燕居之服男子褖衣黑則是亦黑又不言緣衣有赤緣之制夫男子褖衣同于婦人豈禮意哉

襍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曾子曰不襲婦服赤緣則纁袡婦服矣故知男子稅衣用玄純婦人乃赤緣也

竹笏

有爵者所執以為相見之飾次于瑞玉說文作𡆥云出氣詞从曰象氣出形引春秋傳鄭太子曶古文作𡆥象形玉藻記云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蓋象圭以為笏制以大夫不執玉而云前詘後詘也又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又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釋名云笏勿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于上備忽忘也蓋天子諸侯大事用

圭璧小事用笏大夫士不執圭璧皆用笏笏亦圭制而微變焉說文云竹冬生草象形下垂者箁箬也全用竹變于生不為飾、

組綦　沐巾　浴巾

經云組綦繫于踵謂屨繫說文云組綬屬其小者以為冕纓又云綥帛蒼艾色或从其作綦蓋以蒼艾組屬屨後當繫之備說異生時

亦巾也以沐面稱沐面在上尊陽之義經云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綌疏葛

浴體嫌褻故別于沐巾經云浴巾二

者以上下體爲別也亦用綌皆在笲無題志者浴巾長矣

浴衣

經云浴衣于篋用以挋尸亦挋巾類蓋禪裁如前半衣裳形故名衣去尸衣則覆之浴上體屈之下浴下體屈之上

畢浴全覆之浴衣燥則身燥矣故浴時又曰挋用浴衣可以挋也鄭玄以其制如今通裁未知其制

繘

汲索說文云綆也蓋繫物之綆可用麻用竹用㯶皆綯而合之方言云繘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綆或謂之絡關西謂之繘綆急就篇云纍繘繩索絞紡纑

夷槃

從一類也

經云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夷槃所以盛冰冰尸防氣熱色變喪大記云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瓦槃小故并之無冰則盛水經言士有冰有者不宜有謂或君賜之夷槃大夫所用可者寬許之辭有則可用無則不可用既加恩則不嫌僭也夷槃大于瓦槃大槃尤應大于夷槃其實以大小爲等非必泥于名矣天官凌人掌冰鑑外内饔之膳羞酒醴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則夷亦尸器之大名不別貴賤猶夷牀夷衾也漢禮器制度云大槃廣八尺長

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諸侯謂之大槃與夷槃等

重

所以承銘旌加鬲焉故曰重檀弓記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謂殷禮既作主猶綴重周禮作主則埋重然則始未作主故爲重樹旌于上以依神宜有主道矣故朝禰廟止于門外之西明非祔不以入柩將道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明同主不从柩以入壙既虞埋之有主代之經云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

帶用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刊鑿者爲置旌縣鬲置
中庭待殣事參分庭一在南爲奠者升降之節餘飯含米之
餘用二鬲將實之縣重左右冪冪鬲口去蓋也用疏布氣乃
達說文云久從後炙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引周禮久諸牆
以觀其橈蓋久者馮于物以自申之名謂冪耑繫鬲耳冪乃
平不墜入鄭玄以爲以蓋塞鬲口非久義繫繫鬲頸靲革也
縣于重重左右孔貫橫木因縣之冪用葦席以圍重恐由重
前後者誤歷之北面鄉堂衽席交處下耑左衽上耑交面也
帶束席腰者賀加也言靲再周席腰後南也取銘置重鬲飯
在神宜依之春官小祝云設熬置銘天子又加熬也鄭玄云
士重木長三尺無顯據以旌杠等之約足縣鬲可矣鄭又云

士二兩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亦降殺以兩其

絞

實簋差又有說焉未可泥也

絞交也交布爲之以束尸衣經云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此小斂絞制狹橫承衣裳故三縮承首足故一廣終幅不剖幅長

則以入體爲節耳析其末謂橫幅將以束衣爲結縮不析上下皆屬橫少屬多也喪大記云小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一又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蓋小斂衣少不防狹大斂衣多宜博記云絞給用布倫如朝服襍記云朝服十五升以絞給將承祭服不當用給用疏布喪大記云絞一幅爲三不辟給

五幅無紞一幅爲三謂末析取調柔不辟謂三横幅縫合處與交縮處相聯不厭防隘且梗紟五幅則有横無縮全幅牽屬不爲三亦不辟紞說文云冕冠塞耳者蓋謂懸瑱之縷數縷合之繫物爲結因通其名無紞紟不結起紟有紞凡斂事小斂藉一絞一衾無紟大斂絞承于下次則紟横間之衾縮閒之旣布衣加衾覆之喪大記稱小斂一衾大斂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釋名云已衣所以束之曰絞絞交也交結之也

緇衾

經記不言衾幅當如絞縮幅褎與小斂衾如小斂絞縮大斂衾如大斂絞縮喪大記云小斂布絞縮一横三小斂衣少衾一幅足矣經云緇衾赬裏無紞衾不結也

喪大記稱小斂一衾大斂二衾謂君大夫士一也則天子有加矣釋名云衾广也其下廣大如广受人也

冪奠布　盆盥巾　要絰

經云冪奠用功布謂若大功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布皆可爲之取疏達亦巾屬方言云幏大巾也大巾謂之帑嵩嶽之南陳潁之間謂之帑亦謂之幏

爲奠設蓋亦用功布

經云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要絰即帶互言標爲一物小者小于首絰喪服所謂去五分一以爲帶

也喪服不言要絰此言要絰前言散帶垂知體同絰而用則帶也始死服侍疾常服小斂加絰帶絞帶而散垂起首絰如之殯而絞垂絰帶一也故記云三日絞垂喪止一帶不佩故也鄭玄于喪服斬衰章有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之說故圖要絰足絞帶義焉

婦人帶

經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謂齊衰如女子子在室亦苴絰散垂婦人齊衰不同男子之亦散垂者以結本見哀輕

笫

爾雅釋器云簀謂之笫說文云笫牀簀簀牀棧藍牀氏之板所以承席亦可剖竹析篠爲之楦

弓記稱曾子有疾童子以華睆美爲大夫之簀鄭玄以華爲畫引或說以睆爲刮節目古人疾乃牀藉席博故雖在下氏

夷衾

素俎

亦有露見者

襲而設冒幠用衾用始死幠尸之斂衾制如小斂藉衾小斂畢幠用夷衾喪大記云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猶者猶其下狹短上寬長之度中故不離亦不當有綴旁言自小斂以往褾大斂之幠亦夷衾

說文云素白緻繒从糸垂取其澤

迫其義凡純質無飾者皆可曰素俎以喪素謂去雕漆

莞席

說文云莞草也可以作席爾雅釋草莞苻蘺其上蒚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有繅席莞席熊席葦席柏席云几

喪事設葦席其柏席用萑鄭衆以柏席爲迫地之席葦居其上又引或說謂載黍稷之席鄭玄以爲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如先鄭說當曰凡喪事柏萑席加葦席如後鄭說又嫌易字藏中爲藏形處神不居焉安可設席使坐意葦席爲居喪所用萑席爲居喪事神之席大斂時所謂貿席斂席稱柏白也明疑意猶素几也今斂席云下莞上簟士

禮異耳又司几筵葦席不言純萑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凶事不純事神則可純耳下莞者草質滑不易動

簟

此亦斂席也說文云簟竹席春官司几筵無簟席而小雅斯干詩云下莞上簟則生人亦用焉詩稱平居周官標禮器耳然則士喪用燕器耶蓋士

禮薄新之取給事矣上簟取滑大斂時直云斂席陳于饌東布席如初不言質則亦下莞上簟也方言云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籧篨自關而西謂之簟或謂之𥳒其麄者謂之籧篨自關而東或謂之盍棪釋名云布之簟簟然平正也

小斂饌將設故甸人徹鼎巾鼎有冪復巾者爲待事久辟塵

鼎巾

褶

布當用功布也奠畢時云祝受巾巾之卽受甸人徹以待于西階下者但承豆俎醴酒爲文則不獨巾俎矣

玉藻記云襌爲絅帛爲褶爲謂也與上纊爲繭縕爲袍皆言衣異制異名襌从單無裏者說文云衣不重也許書無褶字褶从習習鳥數飛中其義爲重有裏者許愼衣篇所謂無絮爲袷重衣爲複爲褺是也經云褖者以褶則必有裳襟褶有無裳者戒褖者不得因褶複而減裳喪大記云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防不成稱則此據無裳之褶大記又云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

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複褶異義者褶對複則據有著爲名褻身褻服曰袍故必有表方言云複襦江湘之間謂之裎或謂之筩褹

燎

大燭謂之燎說文云放火也天官閽人掌設門燎郊特牲記云庭燎之百則然炤之總名也

絞

喪大記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衣多故縮橫加制

紟

鄭玄云單被說文云衣系義皆未盡蓋紟橫衾縮各得絞制之半以

助絞橫縮之力但衾有裏而紟襌耳喪大記云紟五幅無紞
則與大斂絞橫幅度同記云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



大斂衣多衾制當博于小斂據喪大記云大斂布絞縮三橫五不言衾度當取絞縮度爲度

經云兩瓦甒蓋卽常甒以純瓦無飾爲喪器兩者一實醴一實酒以爲不豫神意

亦如常觶但純角不刻

常柶用角者有飾此用純木無飾

毼豆

制如常豆刓木爲之不加刮治故曰毼說文無毼字蓋即褐許愼云編枲韈一曰粗衣皆惡意

經云兩者一實葵菹一實芋藏醢說文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廣其義爲大言以大羸爲醢也鄭玄云齊人或名全菹爲芋方言無此文或漢末有之然斷葵菹芋爲句嫌到文不若芋葵菹矣云毼白也亦無徵焉

無縢籩

經云兩籩無縢說文云縢緘也縢籩謂緘籩上口標吉籩有縢縢用布帛無縢蓋以竹索約之

兩者一實栗一實脯

布巾

簟席

布巾屬兩籩無縢下則籩巾也特牲記云籩巾以綌此蓋用功布與

經云簟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上云東方之饌則饌在東方小斂簟先饌于東堂下大斂當不異也春官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簟席其萑席耶繼純可矣

斂席

斂席大斂席別于簟席故名卽小斂所謂衽亦卽所謂下莞上簟也

肂

衽

殯棺之穴曰肂說文云殔瘞也瘞下云幽薶也檀弓記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肂在西階上經云掘肂見衽未肂而云見衽者以見衽爲掘度

楔苒棺蓋如衣裳相交之衽故曰衽棺蓋縫而衽橫交鑿孔可容旣加蓋則榫合之檀弓記云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又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說文云欑積竹杖一曰穿也一曰叢木蓋會積之義檀弓記所謂菆卽喪大記所謂欑天子上與旁欑屋如椁而

幬龍輴加塗諸侯欑旁上不盲而幬輴不龍亦畢塗大夫欑高當序上幬塗不盡棺幬欑塗皆見焉士殯見衽棺已與塗當衽以上或用竹欑而塗之亦不暨棺旁加帷上或加竹簟鄭之喪大記云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棺 軸

闕尸謂之棺久闕謂之柩喪大記云士棺六寸不綠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說在聘篇士介棺

經云升棺用軸鄭玄云軸輁軸輁狀如牀軸其輪挽而行旣夕經云遷于祖用軸鄭云輁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

後著金而闕軸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喪大記云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輴士用國車鄭讀國爲輇攷工記言車制輪制不及軸時言轂說文云輇蕃車下闕輪橫木轂其大名皆轐處謂之軸喪車殺制上去輿前去輈下去轐左右不吏廚輪惟兩旁設板鑿孔貫軸軸詣闕成楔之中受載處與氏楔木夾之殺兼輪用非如常車高輪而繁輻也上爲四周板以承棺曰輴亦曰國引者屬紼挽之小木括于後推之葬亦用者于載柩加帷荒宜免振窯也說文無輴字當作盾盾有循周義有蔽格義天子龍輴刻筐木爲龍形君或飾以鳥獸大夫或以草木矣國車即輇謂之國者無他飾取空闕四圍之義以氏筐爲名與取輴爲名事義

同也襍記云大夫士死于道至于家而說輤載以輲車輤謂車飾輲即輇鄭以輲爲輇謂即周禮蜃車蜃輇聲近制同說文無輲字輇下云蕃車下庳輪一曰無輻輪下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輇鄭據許義似矣然輲从耑以輴末名則非徒無輻又旣說且載更出車名本爲易車而鄭乃云不易夫至家當殯減制用輴宜矣

葢

葢當爲盇說文云葢苫也盇下云覆也葢从盇聲假爲葢凡經云葢在下謂不當與棺同升俟斂畢當加時爲升節也葢以闔棺上口中隆而邊下兩耑衺出刋飾琱喪大記云士葢不用漆

熬筐

塗內棺外設熬盛以筐鄭玄云熬者煎穀將塗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非也夫黍稷馨香生人所尚神亦饗之殯肂設之猶壙中之藏莒筲糗實之倫與斂奠朔月奠之徹而復設也安可謂惑蚍蜉以瀆親也經云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謂旁各一筐喪大記云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四種黍稷粱稻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據用常食之貴者去賤爲差加魚腊則各爲一筐君大夫士一也

經云闔門主人揖就次闔門而后揖就次在門外可知門外

次

無次卽倚廬以草創如次謂之次

戈

胡

援

內

柲

經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戈兵器執以備不虞衞君之儀然也攷工冶人記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衆云援直刃胡其孑鄭玄謂胡內接柲謂之內然則攴謂之胡戈末謂之援戈制下狹而上闊也盧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

貳車

禮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子男五就命數為差不稱其制春官巾車與路車僕攷工記輪人輿人輈人車人无說貳車有他制然則大行人所謂樊纓幾就貳車幾乘標就數乘數視命數貳車視偏駕但減工作耳蓋揀親昵子弟臣僕從為適興居備不虞尊者之優養也以上公差之王宜十二矣

瓦敦

經云有黍稷用瓦敦有蓋謂朔月奠下云徹朔奠敦啟會面足有會

則有足有足則有耳如常敦不廢足軗浴尸時哀少殺純瓦

巾

爲質故名
經云祝與執豆巾者乃出雖以前未言豆巾固非申言籩巾知豆亦必巾當如籩巾之布

宅

經云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墓大夫掌邦墓之地萬民之葬者入焉士有爵命故冢人營之宅即壙掘地爲坎以藏棺也外其壤仍外之隅南其壤當前兩隅間葬時北首標面南之正鄉即下經筮者所指之中封封大南壤積掘

中之土軷隅土爲大共五壙象五土數既多取實之多時云

椁

實土三謂此土

周宅內之木曰椁說文云葬有木椁檀弓記云殷人棺椁又云葬者土周于椁又云天子柏椁以端六尺鄭玄以端爲題湊又云夫子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則因時爲制不拘成法蓋殯猶有櫕葬不可無椁也喪大記云君松椁大夫柏椁士襍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舉所容度爲將藏明器因多少以等尊卑則天子容度尤博矣又云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鄭云未聞英謂裏椁者以布襯椁膠漆傅

之椁以鄉棺爲裏也筐有方義謂椁四旁說文云虡騶虞白虎黑文尾長于身仁獸食自死之肉引詩吁嗟乎騶虞蓋畫四方爲白黑文謂之虡筐大夫不裏椁猶畫其旁士不虡筐仍其質也經云獻材于殯門之外又云獻素獻成亦如之木既斲曰材繩墨而斮之曰素冓合曰成歷獻之皆若受命然以爲神所歆矣

龜

老龜之骨藏而神之有事命而灼之眂其浸裂之文以決吉凶謂之卜龜類不一爾雅釋魚云龜三足賁又云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睨不類右睨不若又云一曰神龜二曰靈龜

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天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繹郎謝古音同相假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靁即不類一音之轉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攻龜用春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旅謂軍也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杜子春謂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爲帝堯兆原兆爲有周兆鄭玄以玉者似玉瓦者似瓦原謂原田兆之璺罅似之故名義則臨矣大卜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

連山爲伏羲易歸藏爲黃帝易大卜又云其經卦皆八其別
皆六十有四掌三夢致夢觭夢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鄭
玄以運當爲煇即眡祲十煇日眡祲以占夜夢非也運者轉
徙之名夢各有運言經運猶言經兆經卦也又云以邦事作
龜之八命曰征曰象曰與曰謀曰果曰至曰雨曰瘳鄭衆謂
征爲征伐象謂雲物謀謂謀議果謂成否至謂至否雨謂雨
否瘳謂疾瘳否鄭玄以與爲共事皆是已又謂果爲勇決則
不及鄭衆成否之說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凡國大
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鄭玄謂問事之正曰貞又云
大祭祀視高命龜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玄謂正
龜于卜位又云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一方二功三義四弓鄭玄謂開占書分經兆百二十體爲四部義或然也又云凡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作謂振舉之墨兆文深黑者又云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頌古簭辭又云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繫幣所以書事比謂較命辭書藏之占不當與命語錯也蓋占問之法小事簭大事龜亦可先簭後龜所謂簭短龜長者也簭人專掌簭龜人大卜卜師專掌龜占人掌先簭後龜合簭龜中否與其賢能而比其實筮龜時有聯事矣灼龜下浸之形曰兆猶兆域之有別然說文云灼龜坼形蓋文从

火火別也中左右加裂焉其理爲已別矣

楚焞

說文云楚叢木一名荊焞明也引春秋傳焞燿天地蓋用楚爲焞所以然燋鄭玄謂焞以灼龜

燋以然火英謂燋即炭也于灼龜宜楚焞發火于然燋宜若以燋存火以楚焞灼龜煙氣上薰兆文不可識矣經云楚焞置于燋謂先以楚焞近燋

燋

說文云所以然持火引周禮以明火爇燋春官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杜

子春謂契爲契龜之鑿占不刻龜用鑿爲違鄭玄以爲契卽
楚焞楚焞又何得名契英謂樵爲灼龜炭占席上有𣿅木以
取兆曰契說文云契大約也引易繫辭後代聖人易之以書
契然則名契者以爲吉凶之所符契也若徒眡高龜兆豈不
犂然而待灼耶灼之爲將形之也故曰歛其焌契焌卽焞謂
楚焞焌焞聲近而轉歛者以氣呵之歛焌令樵愈然歛契去
塵爲澤如杜訓契則鑿何歛焉鄭又讀焌爲戈鐏之鐏謂以
契柱樵火而歛之曲禮記稱進戈者前其鐏鐏謂柲首手所
執處又稱進矛戟者前其鐓鄭云鐏鐓雖在下猶爲首銳底
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鄭意欲證契末而鐏義
乃喻契首契首則歛之何與



筵以求神不當純凶當如賓席有純

記云疾者齊養者皆齊徹琴瑟標無故不徹樂以養陽氣也樂記云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世本云神農作琴白虎通云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風俗通云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七絃法七星說文云禁也神農所作洞越七絃練朱五絃周加二絃

記云屬纊以俟絕氣說文云纊絮也引春秋傳皆如挾纊又

云或作紱屬者薄引新緜置口鼻間病甚氣微候者易見

纚

髻

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髻無笄說文無髻當作會後人因髮事加髟耳髻會髮也紒而卷之當有細絲纏會下固之無笄蓋因男子不冠之厭

中帶

記云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日帶日中在要之名婦人重帶以違褻也制蓋用布廣終幅適要爲皮圍明衣裳間組繫右結鄭玄謂若今之褌襂漢俗不可見矣

廁

說文云廁清也釋名云廁言人雜在上非一也或曰溷言溷濁也或曰圊至穢之處宜常脩治使潔清也或曰軒前有伏似殿軒皆非義也矢溺之所以廁廁有仄義蓋構木于寢後偏廁處為之中掘坎架木坎上備踞坐焉記云隸人涅廁夏官隸僕掌王寢埽除糞洒之事廁在寢後職當涅之士不備官象隸僕耳若秋官六隸則掌厲禁事不通職于涅廁也說文云涅黑土在水中引申有塗飾義蓋塗之若新之然鄭玄訓涅為塞云為人往復褻之又示鬼神不用果爾則當徹之非事宜也

棜

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
于其上玉藻記云大夫側尊用棜士
側尊用禁禮器記又云天子諸侯之
尊廢禁大夫士棜禁葢棜禁對廢禁言以有足無足分對禁
言以大小分鄭玄謂如漢時之轝未可知也要以上能貫饌
必高而博又不似承尊之面小足卑爾

素勺

盞如常勺但以無飾稱素知吉勺文
矣

髦

記云既殯主人說髦說文云髦髮也
詩鄘風柏舟云髡彼兩髦傳云髡兩
髦貌髦髮至眉內則記云子事父母

笄總拂髦蓋言既笄且總則以膏膠之水拂髮眉間備親之
撫長則織麻絲如綏組繫髻間以象孺慕冠弁則自有髦屬
武故左氏云豈如弁髦蓋盡飾之道也玉藻記云親歿不髦
在解冠綏間其制可知其戴時可知矣鄭玄云髦用髮爲之
象幼時鬌其制未聞夫幼時剪髮爲鬌長形以爲角髻非用
所剪髮爲飾既長盡飾安用戴此餘髮且髮不可易戴至親
歿乃有數十年不做之髮耶果以戴髮爲孝髮受于父母既
說又將何以置之故知絲飾同綏也記言之者未殯時親尸
當戴髦以首經散垂與髦同在鬌間因言說節既說當易絞
垂之經故下云三日絞垂
說文云冠系也蓋平時之纓左右屬冠紐結垂之記云纓條

纓

屬厭厭促迫意條屬通屬謂自左通屬于右不兩屬冠旁形制狹小故曰厭鄭玄謂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不知武即纓耶抑纓當自爲纓也又云厭伏也纓無伏義豈文在纓下而離訓上冠乎

惡車

記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御以蒲菆犬服木鎗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名以惡標喪中所乘異常車也春官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幎尾櫜疏飾小服皆疏幎覆式櫜韜也言以全犬皮

爲覆式尾著式下若橐藏焉鄭玄謂又以尾爲戈戟之弢夫五路不避戎器喪車反備非常哀子毋戈理爲悖矣小服謂以幅布張蒲蔽問若囷不周軹轂故曰小稱服猶人之衣然鄭以爲刀劍短兵之箙其悖與訓橐同此蓋未葬時所乘也巾車又云素車棼蔽犬幦素飾小服皆素鄭以棼爲蕡麻謂卒哭所乘英謂犬幦不言尾橐漸飾不用全犬也又云藻車藻蔽鹿淺幦革飾鄭謂既練所乘又云駹車雚蔽然幦髤飾鄭謂雚葦然果然大祥所乘此二車不言服蓋皆小服以素車不變木車之服从可知也又云漆車藩蔽豻幦雀飾鄭以雀爲黑多赤少之韋色禫時所乘英謂藩即爾雅所謂蕁芜藩香藥草不言服亦小服主人但言惡車無變者士不得備

車因易服之飾差飾焉

白狗幦

說文云幦鬃布引周禮駹車犬幦駹車本用然幎此古文有異句也蓋常時覆飾以巾因變稱幦猶王喪車稱幎爾雅釋畜云未成豪狗說文狗下引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用白狗喪尚素猶王木車用犬幎但不用全皮故不尾櫜耳

蒲蔽

蔽車前郭蒲說文云水草也常時不蔽喪中不欲接人蔽之用蒲取麤畧蓋以竹夾蒲葉垂式前麻縷繫于轛

蒲蔽

記云御以蒲蔽御治也治馬之具謂策也蔽猶直幹也左氏宣十二年傳云知莊子每抽矢蔽納諸厨武子之房

犬服

說文云犬狗之有懸蹏者象形引孔子曰眡犬之字如畫狗也爾雅釋畜云犬生三玃二師一玂未成豪狗長喙獫短喙歇獢絕有力狣尨狗也秋官有犬人掌犬牲服被也衣之總名因以名諸衣被者此則謂車旁內鄣鄣蒲蔽之疏鏄犬皮爲之取惡亦如王之小服不周帀也鄭玄以爲兵服如巾車說王喪車小服云防姦所用並引書虎賁逆子釗文多見其蔓而失理耳

木錧　約綏　約轡　木鑣

車軎頭謂之錧錧猶關言以關輪詩小雅閒關車之舝兮舝卽錧說文作輨云車耑沓也蓋吉時軎錧以金喪純用木不取堅利亦遠謟鳴

亦如常綏喪取減殺故約說文云約纏束也

引馬轡纏爲小繩故曰約猶約綏意

說文云鑣馬銜蓋以金爲之横支馬口其耑上屈屬絡頭以行馬比嚼猶兵士銜枚也吉時以金有飾詩秦風

輤車鸞鑣鸞飾鑣也喪用木惡聞之有聲

記云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蓋衣車以布交于後曰裧爾雅釋器云衣蔽前謂之襜方言云襜謂之裷又云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褈褣

疏布裧

自關而西謂之襜褕其短者謂之短褕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襤褸自關而西謂之祗裯其敝者謂之緻說文无裧字襜下云衣蔽前知炎詹聲近傳書爲裧不用蒲蔽者蒲過蔽婦人以靜爲德尤忌見人也春官巾車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鄭玄以重翟爲重翟羽从王祭祀所乘厭翟次翟羽相迫勒面以

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从王賓饗所乘安車彫面畫之不龍
其韋朝見于王所乘鄭衆讀鷖爲鳧鷖之鷖云鷖總者青黑
色繒爲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爲襜車山東謂之裳幃
或曰潼容巾車又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鄭玄謂不重不厭
以翟飾側貝面貝飾勒當面有握則無蓋謂握即幄出桒所
乘巾車又云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鄭玄謂羽作小蓋以翳日
輦車輇輪宮中从容所乘不言后之喪車蓋如王喪車而加
襜爾曲禮記云婦人不立乘則皆坐也詩衛風云漸車帷裳
帷裳飾稜以周帷前後得裳名記所謂亦如之者如惡車之
髹戴鉛約綏彎鑣及馬不齊髦耳有稜則宜無蒲蔽犬服
記云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鄭玄謂貳爲副後人且

貳車　　　白狗攝服

以爲倅貳之車非也王備五喪車猶不爲副喪事尚簡士殺可知貳猶二蓋服輕子弟从出齊衰以下所乘惟變白狗攝服微差于主人亦不得有文也則士以上從惡車之貳車可知也

白狗取色純發惡車用大狗麤豪不純色攝聶也小也不必周輢軓故變文稱攝標犬服卽小服矣鄭玄云攝猶緣謂狗皮緣服差飾夫狗皮取惡乃用緣飾爲文耶

帚

說文云糞也从又持巾埽门內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

爾雅釋草云荓馬帚又云葥王蔧葢草竹皆可爲帚故說文亦云蔧埽竹也从又持甡或从竹作篲記云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从徹者而入比箕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箕埽者執帚垂末內鬣从執燭者而東示汎埽之禮也鬣謂鄉下之鬚末謂其鋭小處少儀記亦云拚席不以鬣管子弟子職篇有拚禮

傳守中校勘

弟子羅紹驥繪圖

王用賓再校

壽櫟廬弟三子吳鋌

儀禮奭固禮器圖第十二終